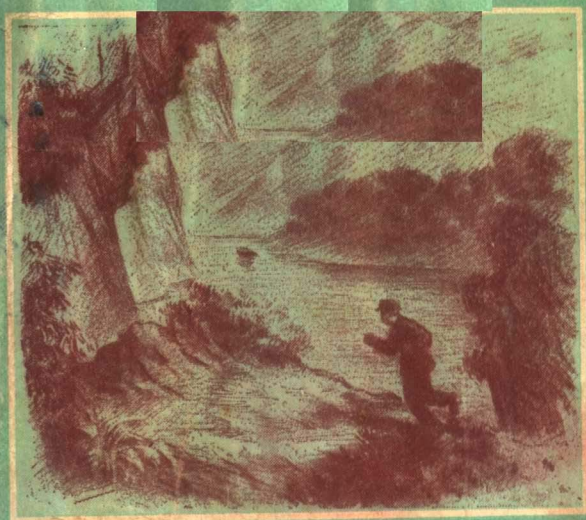


在急流上

苏策 著



壹玖伍陸年 陸月 壹 號

重慶人民出版社

在楚江激流上

茅盾著



1931年10月

上海商务印书馆

在怒江激流上

苏 策

在怒江激流上

苏策著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号~~ 字數

195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統一書号：10114·6

定 价：(7)0.24 元

目 次

在怒江激流上·····	(1)
生命之路·····	(9)
我們的小組長·····	(18)
砲·····	(25)
給紅軍媽媽報仇·····	(46)
朱泳·····	(48)
英雄的碑·····	(56)
金鍊·····	(63)
鋼鐵的人·····	(68)
星·····	(74)
後記·····	(84)

在怒江激流上

築路部隊被阻遏在咆哮的怒江东岸了。

勘測隊的工程師們從這裏走過的時候，由於不能攜帶更多的開路工具，雖然費盡了千辛萬苦，也無法跨越怒江，揭開怒江西岸的祕密，只能為難地在工程綫路設計藍圖上劃下了七公里“未知”的虛綫。現在，跨越怒江揭開西岸之謎的開路工作就落在戰士李文炎和他的四個伙伴的肩頭。

先遣營的營長張保德是位身經百戰的英雄，在康藏高原上又曾參加過開闢二郎山到怒江邊的公路，跨越過大渡河和金沙江等激流，但面對着這流速八公尺至十公尺的七月的怒江，也不能不顯露焦躁。因為自己的營不能跨過怒江，就擋住了所有的築路大軍。當他把渡江任務交給李文炎的時候，曾再三叮囑：“我們一定要強渡過去，拉起一條鐵索來。雖然困難太多了，雖然藏民說這時間的怒江是絕對不能渡過的，但我們一定要渡過去。現在全師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們。”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的清晨，江上的白霧還沒有完全消散，李文炎他們已把那隻唯一的舊橡皮船打飽了氣。船的气門上沒有塞子，他們用木棒纏上布把它堵上，接着又發現它有點走氣，但他們顧不得了，把船放在水上，把一隻槳綁在船尾

当舵，把準備拖过江去的兩根电綫綁在船後的一个皮扣上，一个人把舵，四个人分兩排坐好，喊着：“一二、一二！”搖着槳，朝驚濤駭浪裏衝去。

全营的人都在岸上緊張地注視着他們。船就像一片樹葉似的在巨浪中飄着。一会被浪推得高起來，一会又跌落到水回裏，电綫就像是一条長尾巴一样，在船後擺來擺去。他們用力地划着，但總冲不到江心。原來电綫垂到江底以後，掛在石头上，船走不動了，他們只得在下游慢慢地靠回岸來。

接着，第二次的强渡也遭到了同样的失敗。

第二天，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空船帶四股电綫飄过江去，江对岸的下方有一个小迴水灣，船到那裏会停住的，然後再呼喊对岸的藏民把电綫拉上岸，只要电綫能拖过去，就可以接着把鉛絲拉过去，再把鋼繩拉过去，就可以造成一条鋼溜索，把部隊滑过去。

这个主意很好，但不料船还没有走到江心，电綫又掛在河底的一个石头上了，一个巨浪压下來，船翻了一个身，电綫断了，船被激流冲走，到了对岸的小迴水灣的時候，它搖擺了幾下，就跨过那迴水灣，隨着激流，一剎眼的功夫，轉过山脚不見了。

所有的人都楞住了，这可怎麼辦呢？李文炎更是心慌意乱起來，“这可怎麼过江呢？这隻船是我們全营的命呀！”他望了望对岸，看着那打着旋旋的水紋，想起下面一定也会有迴水灣，截不住船也会叫船走慢的。他急忙向营長報告：“讓我去追船吧！我一定努力把它追回來！”

營長看了看他，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個辦法了。好同志，我馬上派人去支援你。”

峽谷裏很熱，李文炎急忙脫掉外衣，沿着江飛跑起來。跑了一陣，迎面一個小山擋住了路，他顧不上找路，就衝向山上去，好容易爬到山頂，一看，江水在山谷裏彎彎曲曲流向遠方，船呢？沒有一點踪影。於是，他不顧一切地衝向江邊的 second 座山頭。這座山滿佈荊棘，並且非常陡，但他一刻不停地雙手抓著荊棘向山上爬，手腿都被劃出血了，襯衣全叫汗濕透了，呼吸像拉風箱一樣地响著，等爬上山頭一看，船像是沉到江底去了，仍然沒有一點踪影。他失望了，覺得双腿發軟，真想坐下來好好歇歇，但一個思想猛然掠過腦際：“這大概就是營長說的，叫做向困難低頭了吧？不行，要快走，一定要把它追回來！”然後就鼓起了一把氣，沿着江跑起來。

不知道跑了多遠，前面碰到了一個小村莊。巨大的土岩擋住了路，一時找不到下到江邊的去路，於是找了一個藏族老鄉，作了一陣手勢，請他領到了江邊。在還沒有走到江邊的時分，李文炎老遠就看到橡皮船在前面山腳下的一個大迴水灣裏盤旋著，像一條黑色的大魚在那裏躍動。他像是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高興的跳了起來，急忙跑到江邊去。遠遠看著船像是离岸很近，但到跟前一看還离岸有兩三丈遠。怎麼辦呢，他想了想，就脫了鞋子走下水去，但那個藏民一把把他拉住了，嘮嘮叨叨的給他說了许多話，他一句也聽不懂。從他手勢看來，是告訴他：這裏水太險，不能下去。藏民老鄉跑回家裏拿來了一根扛柴用的繩子，上面綁了一塊石頭，想丟到船上，

把船拉過來。但这个办法失敗了，繩子甩到水裏，給水打了一條橫印，在离船一丈多远的地方落下去。

李文炎把襯衣脫了下來摔在岸上，他怕正面過去把船沖跑，就迎着船迴旋來的方向下了水。誰知脚一下水就觸不到底，一个浪把他打到水裏去。他拚命向上翻，剛把头探出水面，又被浪打下去。他想：只要能抓住船就好了。就努力掙扎着、游着，估計到了和船碰头的地方，抬头一看，船已經溜过自己二三公尺，浮向下游去了。他着急了，不顧一切向激流游去，巨浪推着他，追了十來公尺，終於把船抓住了。那時他像是奪得了江裏什麼宝物似的，快樂地一手抓着船，一面向岸边游着。游了沒有多远，有一条繩子从岸上甩到他的眼前，原來是派來支援他的崔錫明趕到了。崔錫明把老鄉扛柴的繩子的一头甩給了他，他急忙抓住了繩子，這時候，他才感到全身力量真是完全用尽了。太陽落了山，江水冷得刺骨。

第二天天還沒有明，李文炎和他的伙伴們又開始了渡江的準備。他們在距舊渡口上方三四里路的地方，選擇了新渡口，改變了前兩次渡口放電綫的失敗办法，決定岸上和船上兩頭放棧，並且把船上放棧這一工作，交給了新派來的老練的崔錫明來担任。等一切停當後，就解纜開船了。

船像是猶豫似的在岸边輕輕搖擺了幾下，就在四个槳整齊地動作下，一刹那衝進激流去。到了江中心，船順着激流橫走起來，像是飛一樣的漂在水上。所有岸上的人都忘掉了自己，心隨着這黑色的小船一起一落。船上的人全身都叫水打濕了，眼睛朝着一个方向，齊聲喊着：“一二、一二！”拚命划

着槳，好半天才慢慢划出了中流。

這時，坡岸上的電綫放完了，崔錫明手上的電綫也放亂了。電綫扯住了船，巨浪更加瘋狂，一個連一個打上船來。船耐不住這兩個力量的牽扯，一歪一歪顛簸得厲害。崔錫明急了，手上的電綫一亂，不知怎麼掛住了黃新潘的槳，一扯，槳落到水裏被沖走了。正在這時，船尾的電綫也被浪打斷了，船像斷了綫的風箏在激流中打起轉轉來，有人慌了……。

崔錫明大聲喊着：“別慌！快坐穩，少一隻槳不要緊，朝對岸衝！”

李文炎舉起了一隻手，也嚷着：“大家聽我喊一二，一齊用力划過江去！沒有槳的用手划。來呀！一、二！”

“一、二！”大家喊着。

“一、二”

“一、二！”……

船終於慢慢穿出激流，靠近岸邊了。當他們六個人渾身濕淋淋的爬上西岸時，看見東岸所有的人都舉着手向他們歡呼，他們也舉着槳，歡呼起來。

下午五點多鐘，不知道是誰想出的辦法，用兩根一公尺多長的粗木棍，綁着一根十二號細鉛絲順水沖過來。但是沖到江心却不能越過激流靠岸。李文炎看見了，急忙把大家分了兩班，由崔錫明領着兩個同志扯着橡皮船後的半截電綫，由李文炎自己帶兩個同志上船去打撈木棍。電綫慢慢放着，船慢慢向江中走着，終於和那個木棍碰了頭。但船原是個沒有船幫的平板，撈江上的東西，人一不小心就會滑到水裏去。於是

由別人抱着李文炎的腰，讓他把木棍撈上來。

一看到木棍上綁着細鉛絲，大家高興極了。為了把它扯過江來，大家曾費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呀！但木棍上還綁着一個布包，這裏面是什麼呢？打開一看，大家都楞住了，原來是十八個小饅頭。

雖然每個人的肚子早已骨碌碌的叫了，但卻沒有人伸手拿饅頭吃。因為大家想到大伙房是沒有麵粉的，這一定是首長特意送來的。

一想起團首長和營首長，大家有點捨不得吃了，雖然饅頭已經叫江水打得稀巴爛，每個人也還只吃了兩個，留一個保存好。

夜來了，江風更加刺骨，他們上船的時候只穿了褲衩背心，連鞋也沒有，帶過來的三床被子都叫水打濕了。於是，他們弄了些草鋪在河灘上，圍着篝火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他們拖着鉛絲向上游走了二三里，到了他們坐船起渡的對岸。大家用力拉着鉛絲，十二號鉛絲拉完了，後面跟過來了八號粗鉛絲。他們把鉛絲綁在一塊大石頭上，於是衣服從鉛絲上滑過來了，接着飯又滑過來了，接着首長怕他們橡皮船走了氣，又滑過來一個小風箱。從此，怒江再不能像新開大地一樣來斬斷兩岸英雄的联系了。

這一天連續拉過來三根粗鉛絲，但是因為江水急，對岸三十多人放，這邊只有六個人拉，十二隻手都拉腫了，手掌心像饅頭一樣胖了起來，既不能張，也不能拳。

這一晚他們都睡得很香，幾天的疲勞像是湧到這一天來

了，不管夜風怎樣吹，都沒有把他們凍醒，一覺睡到天明。但他們一睜眼，就發現江水變樣了，變得有些不認識了。它連夜暴漲了兩公尺，把他們放在江邊的小風箱也刮走了，江水離他們睡覺的地方只有一公尺远了，好在橡皮船拴得牢，它還驕傲的漂在水面上。

不久，從鉛絲上又滑過一個蕨包來。老遠弄不清裏面是什麼東西，大家怪納悶：“為什麼給我們蕨包呢？是叫鋪呢？還是叫蓋呢？”

隨着鉛絲的响声，蕨包過來了。呀！原來是個電話機。他們高興的跳了起來。崔錫明急忙把綫搭在鉛絲上，把地綫插好。六個頭都擠到電話機的跟前來。李文炎叫着：“快搖鈴，請連長講話！”

一搖鈴，原來對面也在搖鈴。大家靜下來了，听崔錫明問着：“喂，喂，你是誰？”

從耳機裏傳來一個有點生疏的聲音：“同志們辛苦了！”

“誰呀？”崔錫明輕聲問着李文炎。正在這時，對方又說話了：“我是干炎林，我來給你們賀功！”

崔錫明拿着耳機跳了起來，大叫着：“是師長！是師長！”他向對岸揮着手喊着：“啊！師長！師長！”

果然，大家都看見對岸一個穿着藍襯衫的人揮着帽子在招手。大家都喊着：“啊！師長！師長！”

電話鈴又响了响，大家都擠到耳機上用力听着師長的命令：“好同志們，你們給我師打開了前進的道路，你們給我們全體築路大軍打開了前進的道路！我代表大家感謝你們！感

謝你們渡江的組織者李文炎同志。我相信，藏族人民也會感謝你們的。”

李文炎听着，心裏像江水似的激動着，眼裏噙滿了眼淚。

師長繼續說：“我命令你們：繼續努力拉過鋼繩去，架起鐵索橋來，讓部隊渡過江去施工，讓公路向拉薩前進！”

生命之路

凡是進入康藏的人，沒有不被那怒江偉大驚人的公路工程所感動的；沒有不被那英雄崔錫明征服橋西高山的故事所感動的。我很幸運，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意外地遇見了崔錫明。下面就是他親口對我講述的征服那座高山的故事。

“那是去年七月的事了。怒江激流已經在李文炎同志率領下，被戰勝了，但是，我們還只能把帳篷架設在怒江西岸的河灘上，至於什麼時候能進入江西那預計的工地裏去施工，就沒人知道了。因為四面的高山與絕壁把那塊土地緊緊地包圍着，想從江邊或冷曲河邊繞過去的嘗試，一連幾次都失敗了。那麼從別處去修公路行不行呢？不行，因為東西的公路都已經定綫了，路非從這裏過不可。

“那時候，參謀長給我們排的任务，是通過那才架起來的鐵索橋，把未來施工時需用的工具、料具和食糧搬運到江西來，當然，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和大家都幹得很起勁；但當我聽到幾次探路的人都沒有成功的時候，我就想我應當請求去參加這個工作，雖然那時候我也沒有多大的把握。

“我的請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我一見到參謀長，

就立刻覺出這問題的嚴重性了。你見過我們的參謀長嗎？他是個胖胖的中等身材的人，臉上的皺紋使你一看就知道他已經有四十歲了。他一見我就說：‘第一，要安全去，安全回；第二，一定要到那將來架橋的橋位那裏去看看石質，是否適宜作橋位用，同時要看看橋位後面的那個大石槽，看看那個地區將來施工時能放多少部隊；第三，哪裏適宜修一條進入那個地區施工的便道？修這個便道要好多工？好多炸藥？’

“看哪，我還沒出發，就像是已經沒什麼問題了似的！我想和他講兩句留‘退步’的話，但是，我還沒張嘴，他就繼續說下去：‘應當告訴你，這兩三天所有派出去的探路的人都失敗了，你去，一定要弄出個結果。因為，我們再沒時間了，上級命令我們廿五日進入工地，可是今天已經是二十日了。你探好路，我們還要有一個修便道的時間，對不對？’

“他想了想後接着說：‘挑一個精明強幹的人跟你一道去。路不好走，帶把鎬，有的時候可以刨刨；帶條繩子，下不去的地方只要繫下去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我一听完他的話，從前那或多或少的輕鬆的心情是一點沒有了，我急忙找上張仁義同志認真地研究了前幾天人們探路的經驗，就按指示帶上鎬和繩子，爬上那現在叫做‘征服山’的那座山的背後。我們一口氣爬了三百多公尺。

“一提起康藏高原，人們就會想到風雪，想到冷，但那時候的怒江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們在那裏看見過包谷、辣椒、南瓜、葫蘆；也見過葡萄、梨子、桃子和核桃，只是梨子樹有點像花紅樹，梨子味也有點花紅味。……總之，天氣是很熱的。所

以，我們爬了這一陣山，就渾身叫汗濕透了。我們倆商量了一下，就把上衣和長褲都脫掉，參謀長叫帶的幾件工具也就一齊丟下了。因為那時候我想：跑起來越利洒越好。

“我們向山上爬了大約有二十多公尺的時候，就被一段險路給擋住了。那個地形就和咱們這個桌子角一樣，是個方的死角，拐角的中間又是一道水沖下來的直上直下的溝，路倒是不窄，可就是個坡坡，腳不好踩，手不好扒。我看了看，真不容易過，兩人就歇下了。

“張仁義說：‘哼，我和×工程師來過這裏兩趟了，就是這個地方過不去。’我想了又想，難道我們真就又這樣的回去嗎？回去以後，是不是又能找到好走的路呢？我下定決心要想法過去，我探着身子像擦槍一樣的仔細打量着。一會，我看見了，那路上隱隱約約印着幾個小腳印，就像些小花瓣一樣。我叫起來了，我說：‘快看，這不是野羊的腳印嗎？’

“張仁義跑過來一看：‘是呀，一點不錯。’

“我說：‘野羊能過的地方，我們為什麼不能過？我們踩着牠的腳印走！’那段路有四、五公尺長，我們誰也不向山上看，兩手用力扒着石縫，腳尖貼着地，就這樣慢慢踩着野羊的腳印走过去了。一走過去，心裏那份高興就別提啦，兩條腿也像輕鬆了許多，連歇也不願歇又向山上飛跑起來。說真的，開始，我們真不想爬上那高的山頂，想從山邊上繞過去，但兩邊的懸崖太陡，逼得我們不能不一口氣爬上山頂。

“到了山頂，真累得有點吃不住勁了，想休息休息，但山頂和山下簡直是兩個世界，這裏的風又硬又冷，我們只穿着褲衩

背心，在那个光秃秃的石山上凍得实在沒处躲藏。我們向前一看，只見怒江就在脚下，不过江水像是突然乾涸，只剩下有十來公尺寬的一條綫了；兩岸的白帳篷，就和江邊兩片蕎麥花一樣。看着看着，沒留神，太陽已經偏西，我們知道時間快晚了。於是，急忙找了一條路向預計架橋的那邊下去。

“其實，那時候所說的‘路’，只是說並非絕壁，凹凸的石頭比較多，能勉強攀着走的地方就是了。一般的說，這樣的，下山比上山難得多，所以，我們才下了二十多公尺，就又被一塊筆陡的大石頭給擋住了。

“這個大石頭有五、六公尺高，有一公尺多寬，對於這個山上來說，它就像是人的咽喉一樣，只有通過它，除此之外，左右再也沒有別的路可走。我細細察看，在這塊大石頭的下面，有窄窄的一條約二十公分寬的可以落半個腳的地方。這時我恨起我自己了，要是聽參謀長的話把繩子帶來多好，可以把一個人繫下去，參謀長早就說過：‘只要下去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任務’。可是現在一個也下不去呀。我就想起褲腰帶了，我說：‘老張，我這個褲襖是用小繩穿帶的，你的褲腰帶呢？解下來我們繫人。’

“他翻了我一眼：‘褲腰帶？還不是你叫和長褲一起丟在山那邊了！’

“得，這可有什麼辦法呢？張仁義說：‘沒辦法，真沒辦法。’沒辦法，就先抽支煙吧。我從我襯衣的小口袋裏掏煙的時候，就想起我身上這件襯衣來了，我這襯衣是才穿上沒幾天的新衣服，擰起來一定吊得動一個人。